



目 录

说大学精神

- “立人”为大学之本
——写在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日子里 ... 猿
- 再说失魂的大学 猿
- 春末随笔 猿
- 附录：抗衡（杨守松） 猿
- 教育忧愤录
——写在系庆的日子里 猿
- 开拓精神的天空 猿
- 白尘仙逝十年祭 猿
- 彷徨在“红”与“白”之间
——我在缘年代的大学生活 猿

招戏剧之魂

- 再谈五四传统与戏剧的现代化问题
——兼答批评者 猿
- 戏剧的“人学”定位与戏剧精神 猿
- 论中国当代戏剧精神的萎缩 猿



流行影视剧对公民意识的颠覆	员园苑
门外影谈	员园缘
人文教育与名剧进校	员园圆

世相偶揭

“政治”是我挡风的墙 ——中国贪官心理透视	员猿猿
装修热杂感	员园员
善作秀者必虚伪	员园怨
抄袭 精神的疲软与麻木	员园源
体育比赛之精神	员园员
“跑点”跑掉了大学之魂	员园缘

谈文说史

歌德的三种眼光 ——向青年朋友介绍《歌德谈话录》	员园缘
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	员园源
告别“评论缺位的时代”	员园圆
当代文学的时代病 虚假与平庸	员园员
说宋词其人与其文	员园缘
从田汉看抗战文艺的伟大精神	员园圆
谈礼乐精神的文化价值	员园圆



序文选编

- 序《易卜生与现代性：西方与中国》..... 園苑
《陆建华文学评论自选集》序 猿园
马俊山《走出现代文学的“神话”》序 猿近
吕效平《戏曲本质论》序 猿员
《鸡鸣丛书》总序 猿苑
批评自由与自由的批评
——《批评家的自白》序 猿苑
序《弦歌一堂论戏剧》 猿猿
张光芒《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序 猿苑
苏位东《闲情稿存》序 猿猿

跬步斋读思录续集



序

——知识分子能感动中国吗？

沙叶新

读董健先生此书，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能感动中国吗？

我知道，这是一个越来越不相信眼泪的年代，是一个越来越把眼泪视为软弱、视为煽情、视为作秀、视为虚伪的社会，我也曾被别人的眼泪甚至被自己的眼泪欺骗过，比如在那个被称作太阳的领袖陨落之时，但我至今还是经常会为生活中足以感动我和事动容落泪。前不久看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五四~~年度人物颁奖节目，我又再一次泫然泪下，获奖人物有歌手丛飞、民工魏青刚、村医李春燕、邮递员王顺友等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感动了中国，但他们确实感动了我，让我泪流满面，哭得像孩子。

我也深知民间和网上对媒体颇多尖锐批评，批评媒体缺乏诚信，尤其批评媒体对重大事情或隐瞒不报，或混淆视听。我同意这些批评，也曾撰文不



遗余力地揭露过媒体的欺骗。但我仍然相信在凄冷黑暗的铁屋里,总会有点亮火柴的女孩;面对无冕之皇的华丽新装,总会有说了真话的男孩。尽管火光微小,尽管人微言轻,但他们是不可忽略的存在。因为他们代表了希望和真实,而这是最有生命力的。我也曾写过一首诗,最后几句是:“即便我受骗一千次、一万次,我也坚信:总有一朵花是香的,总有一片情是真的,总有一滴血是热的,总有一颗心是金的!”正因为有这样的信念和痴情,所以我对感动我的人物毫不掩饰我的泪水,任它夺眶而出。况且我还认识其中的一些人物,比如陈健,很多年前我就在黑龙江逊克县双河见过他,早就闻知他为金训华守墓之事,此事在当时和现在都争议甚大。另一位是这次的颁奖嘉宾徐本禹,他同时也是《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我曾想对他和他支教的小学有所表示,但他婉拒了,他发来的短信至今还很珍惜地保留在我的手机里。他当初和现在都感动过我,所以我毫不怀疑他的真实性。

虽然举国上下随处可见的污秽让人透不过气来,但仍然有很多出污泥而不染的圣洁灵魂。

我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河北一位老人白芳礼,在生命的最后 ~~12~~ 年,即从他 ~~70~~ 岁开始,用蹬三轮车积攒的近 ~~10~~ 万元,陆续资助了 ~~100~~ 多名贫困学生。他自己的生活如同乞丐,一日三餐经常是两个馒头一碗水。有一年他





到南开大学捐款。学校要派车接他,他说不用,可以省下汽油钱给贫困学生买书,自个儿就蹬三轮到了学校。在捐赠仪式上,老师把这事一说,台下一片哭声。许多贫困生上台从老人手里接过资助款时,双手都在发抖。去年 怨月老人去世了,终年 怨猿岁。

四川农村一患白血病的女孩余艳,原是被一农民捡来的奄奄一息的弃婴,长大后非常聪明乖巧,很小就会洗衣烧饭,学习也很刻苦努力,不幸于 圆缘年的 缘月患上急性白血病。因家境贫寒以及她的十分懂事,她决心不再给养父增加无力承担的重负,便放弃治疗,小小年纪就自己安排自己的后事,在病床上偷偷写下遗书,嘱咐后人将世界各地捐赠她的 缘万救命钱,分成 苑份,转赠给其他无钱治病的白血病小患者。一群署名“全世界爱你的人”在“我们的孩子余艳之墓”的墓碑上镌刻着她在人间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我来过,我很乖……”她死时只有 愿岁。

真是感天动地!此时此刻,我在转述以上这一个特别老、一个特别少的两个人的特别感人的事迹时,仍然热泪盈眶。我相信他们感动的不只是一个人。虽然他们不是“年度”人物,但他们是超年度的,至少在我心中永远活着。

被我感动的大都是极为平凡的人:民工、农民、教师、学生、一般的公务员、普通的老百姓。对有些入选《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我并不那么感动。比

如有些官员之所以入选 ,只是因为在今日的官员队伍中像他这样的官员实在是凤毛麟角 ,而他的那些“美德”也实在是他的本职工作 ,是应尽的义务。至于体育冠军的入选 ,则是把追星当作了“感动” ,何况他们的“拼搏”和“贡献”早已得到荣誉和金钱的巨大补偿。他们入选的更主要原因是政治的需要 ,是政府的作秀 ,而入选标准当然也不会离开意识形态的一定之规。这也是历届《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评选中 ,始终没有知识分子的缘故。

我所说的知识分子不是袁隆平、黄伯云等那些技术型的知识分子 ,他们当然也是人中之杰 ,值得尊敬。我说的是“公共知识分子” ,是指那些具有公共性、批判性的知识分子 ,他们除了有自己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 ,还能担当道义 ,介入公共事务 ,捍卫自由民主 ,揭露权力黑暗 ,成为社会良心。这类知识分子难道没有吗?难道不感人吗?

五年前一家媒体就曾评选过“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 ,推出 10 人的候选名单 ,但遭到另一家媒体的反对 ,最终这一活动不了了之 ,销声匿迹。这 10 人的名单中 ,是否所有的人都可称之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可商榷 ,但其中也确实有人名副其实 ,当之无愧 ,如顾准、张思之、江平、邵燕祥、袁伟时、龙应台、刘军宁、高耀洁、丁东……他们确实在某些方面影响过中国 ,也令人感动。当然这类“公共知识分子”绝不止其数 ,如医生蒋和学者



李 前者在中国最危险的时刻 ,不顾个人安危 ,大胆揭示真相 ,震动高层 ,使之采取得力措施 ,拯救生灵。后者在耗费巨资举办的政治狂欢节中 ,写下宏文《风雨苍黄五十年》 ,襟怀坦白 ,大智大勇 ,真的是感动中国 ,令人泪下 !最近以来还有以高、浦为代表的律师 ,以李、卢为榜样的报人 ,以及始终未放弃责任、未放弃抗争的作家刘、余等等 ,都是影响深远、感人至深的知识分子 !

知识分子可以感动中国 ,但有的权势者惧怕这样的感动 ,并且阻止这样的感动 ,因为他们担心这样的感动会给自己脸上抹黑 ,而他们所操办的感动则能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央视评选这样的“感动”自有醉翁之意 ,说穿了其实是央视“悲情版”的“春节联欢晚会”。

最近阅读董健先生的《跬步斋读思录续集》 ,再次证实知识分子的令人感动。董健先生在书中忧愤于腐败的教育和失魂的大学 ,主张“立人”为大学之本 ,开拓精神的空间为大学的崇高使命。他在大学里极力提倡 :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超越的精神、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因此他敢于揭露校园内黑幕 ,敢于在教育大臣面前指陈教育弊端。须知董健先生本人便曾是大学副校长 ,如今还是在位的文学学院院长 ,他如此放胆直言 ,乃是自暴家丑 ,自揭内囊 ,这是置既得利益于不顾的牺牲 ,是不惜遭到上司和同僚压力的勇气。董健先生在该书《世相偶

揭》和《招戏剧之魂》、《谈文说史》等几辑中,还把批判的矛头伸向校园之外,他透视贪官的心理,揭露金大侠的虚伪,他忧虑流行文化对公民意识的颠覆,痛陈中国当代戏剧精神的萎缩,呼吁将现代启蒙精神注入当代文学和当代戏剧中……凡此种种,无一不展示了作者的公共性和批判性,显现出他充沛的人文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我心怀感动。虽然我不敢断定董健先生的这本书,是否能感动整个中国,但我敢断言,它定能在知识界、在校园内引起共鸣。

董健先生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踮步斋”,踮步,乃半步之谓。我理解这不是董健先生的谦逊,而是他的诚实。一方面,他对中国这种虚夸、浮躁、误国、害民的“大跃进”十分反感,提出“踮步”与之对抗,另一方面,他对个人的人生步迹也深含着自责。譬如他在书中诚实地承认他在大学时于“红”“白”之间的彷徨,他还诚实地自责个人还残存着知识分子喜欢被权势者“赏识”的依附心态等等。取名“踮步”也是诚实地承认他在追求中国进步的道路上只是迈出了半步,还未能大步前进。与那些犹豫彷徨、裹足不前的知识分子相比,董健先生的这种老实态度也令我感动。可是“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我深信董健老而弥坚,志在千里,定会大步向前。如果每个知识分子都能像董健先生一样在中国现代化和政治民主的大道上迈出“踮步”,那会是



多么惊天动地的力量！

董健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写的书能不感人吗？

二〇一〇年 圆月 员愿日晚于上海善作剧楼

跬步斋读思录续集



自 序



作者近照

跬步斋读思录续集

四五年 苑月 ,江苏教育出版社在一套丛书中推出了我的《跬步斋读思录》。五个月印了两次 ,说明此书还是有人读的。这给了我不小的鼓舞。于是四年后的今天 ,便有这本“续集”的问世 ,其中所收的文章 ,除一两篇旧作外 ,全都是在“不小的鼓

舞”下写出来的。自然,比起那些一年写上一大本或好几本书的人来,我在写作上所迈的步子也只能叫做“跬步”了。原先我以“跬步”命书斋之名,是想表示对虚夸、浮躁、误国、害民的“大跃进”之风的反感,但如今我却觉得,这两个字在我这里似乎有点儿成为拙笨与懒惰的托词了。

然而令我自己深为不满的,还不只是文字写作上的“跬步”,而主要是在“读”与“思”上的“跬步”。要读的书很多,可是我读的太少,于是产生连环反应:对问题的思考总是深不下去,使得认识的提高十分缓慢,或者也可以倒过来说,认识的提高十分缓慢,致使对问题的思考总是深不下去。记得四年前我那本《跬步斋读思录》刚刚出版时,《中华读书报》(1957年11月15日)有一篇书评称我为“跬步斋里的思考者”,当时虽然觉得有些僭越之嫌,但也不由得心中窃喜,很是得意了一阵子——中国的文化人居然还能思考,多么不易、多么可贵啊!然而当我今天来认真检点一下自己“读”与“思”的成果时,却禁不住汗颜了。贤明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我在这本“续集”里所“思考”的一些问题(如大学精神与教育腐败等等),大都以前都谈过,认识上并无明显的突破与提高,颇有些祥林嫂式的絮叨。只不过因为所指摘的问题至今都还仍然存在着,而且其中有的还愈演愈烈,所以我的“絮叨”还能得到读者朋友的理解,而这本“续集”的出版也



就自然不会是全为多余的了。

我把这个集子里的文章分为五组：“说大学精神”、“招戏剧之魂”、“世相偶揭”、“谈文说史”、“序文选编”。内容互有交叉，分类并不严格、准确，只是大体上分分，以便于读者检览而已。文章体式亦杂，有长有短，或似论文，或似随笔，还有的是演讲的记录稿。不过，它们在“絮叨”中都有一个共同、相通的“调门儿”。譬如谈文化问题，我已经非常厌烦多年来那些“中”、“西”之分与“社”、“资”之辨的老框框、老调调了。这样的“分”与“辨”决非教我们分辨真理与谬误，而是用文化民族主义的迷魂汤，叫国人糊涂了一百多年，使我们固守了某些不该固守的祖传“家法”，而放过了许多本可给我们民族带来新生的好东西。时至今日，我们为什么不多多从人类文化的共同、相通之处着眼，去发现那些经过历史检验的各民族共同、相通的文化价值呢？其实，全球人类，从古至今，无论东西，其共同、相通之处远远大于相异、相逆之点。我还是相信歌德老人的说法：人类最重要的区分不在地域、人种与民族，而在文明与野蛮。（《歌德谈话录》）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化，其最优秀的部分（优秀与否应以人为本）必然最具普遍性，亦必将是属于全人类的。

就拿“人道”、“民主”、“自由”的精神来说吧，我们长期“习惯于”说它们是“西方”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其实这些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在中国古

代也是有过的。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叫黄宗羲（1610—1695），他没出过国，也没读过洋人之书，当然也无从得知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的“人道”、“民主”、“自由”的思想。但他在晚年著作《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一系列渗透着这些思想的政治主张。这就像古代东西方都喝酒、唱歌、听音乐，并没有“谁学谁”的问题。只是“康乾盛世”下的专制主义使黄宗羲的思想得不到实现而已。再往前推，据熊十力先生考证，在《春秋》与《周官》记载的法制中，就有“由人民公意公选行政首长之法。”（《中国文化散论》）只是由于帝制之下专制主义的特别盛行，这些好东西被泯灭了。然而在古希腊，这些东西却得到了正常发展，到了文艺复兴，资产阶级又进一步将其完善化、系统化了。等到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这些思想以崭新面貌传到中国，那些固守文化民族主义的人，一派说：“一点不新鲜，中国自古已有之”——他们在表示“不屑”的同时，却回避了“于今已无”的事实；另一派则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按照后者的“逻辑”，就把这些可贵的价值观念都推给了“他者”，推给了“资产阶级”，再后来是推给了“修正主义”，这些“推”都是为了拒绝之、排斥之，因为这些价值观念的反面，正是专制者所赖以生存的“家法”。回到朴素的常识上，谁都能看得清。汽车、飞机、市场经济等等这些东西，不都是“资产阶级”用过的吗？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



也来用上一用。同样的道理，“人道”、“民主”、“自由”这些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的价值准则、思想观念以至由它们派生出来的种种“费厄泼赖”（~~云里雾里~~光明正大的游戏）式的规则，“资产阶级”也都用过，但并不妨碍我们“社会主义”也来用上一用。所以我一再强调，不论哪个民族的文化，其最优秀的部分必将是属于全人类的。这样一来，我们对“民族化”、“特殊国情”、“中国特色”一类的提法就应该保持着高度的清醒，以防它们拽住了我们走向“启蒙”、走向“人的现代化”的脚步。这就是我的“思路”，这就是我的“调门儿”，恳请读者诸君有以教我。

最后，我还要感谢沙叶新为此书作序。今年是人民所喜爱的政治家胡耀邦诞辰 30 周年，我读到了一些很好的纪念文章，印象最深的是朱厚泽的《建设阳光政治》。他说：“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进行，这就是阳光政治。”我们的文化、艺术、文学，更应该成为“阳光”的。沙叶新就是一位为“阳光文学”、“阳光戏剧”作出卓著贡献的作家，如他的剧作《假如我是真的》、随笔《宣传文化》等，均可谓“阳光文学”之经典。有沙公之文冠于拙著为序，我深深引以为荣！

2005 年 10 月 15 日初稿，

2005 年 11 月 15 日改定于跬步斋



“立人”为大学之本

——写在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日子里

遥遥上一个世纪之交,即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首批现代大学便相继诞生在这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而又面临新生机运的国度里。到了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这些大学都陆续迎来了自己的百年华诞。回顾百年沧桑,必生出不少的历史感悟与文化反思。

这感悟与反思或可人言人殊,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却是不可动摇的共识:大学是现代化建设的重镇,而“立人”则为大学之本。过去的一个世纪是这样,未来的百年仍然如此。任何有违“立人”之本的事,都会使大学变味、变质。最近几年,教育界、学术界在商品经济大潮和社会腐败之风冲击下滋生了种种不良现象,如急功近利、浮躁虚夸,以致学术道德沦丧,不以剽窃、造假为耻等等,这些精神萎缩、学术腐败的事实提醒我们,不管世界怎么多变,我们决不能忘本——不能忘记“立人”为大学之本。

人们通常都说,大学是“出人才”的地方。这种说法似乎与“立人”之本是一致的,其实大谬不然